第三十九卷

人事部一

郊祭 加號 國號
木主 郊天 立廟制
議濮王禮 王珪議是 國號大元
冠婚
四加 三加 三天兩地
蹇修 三星 餪女
爲親求寶 隴西李氏 定婚店
玉環載世 華陽洞主 不易妻

郭雀兒　七十三娶　兩祖
歸娶詩　天婚

喪

同僚服　城死　徐穉吊
無襦賔　景文遺戒　終身喪
安七喪

葬

不葬　沉金　葬玉魚
墓中婢　十八陵　李宸妃
莫道夷簡不爭　厚葬薄葬　止殉葬

祀人　祀神
葬桐鄉　非私榮　邳人奠酹
墓戶　爲孟軻死　宦者禠魄
不歆非類　祀歷代帝王　封禪燔柴

死

五死三死　莊周　喪予祝予
未亡何病　忽一誤　帝疤
河滿子　遮須無主　往五臺山
死甚佳

病

中醫　誤吞髮　穿壁
眉間刺血　腹中蛟　寃累
輞川圖　三清門下　君實勉之
王荊公病　丙火　不服藥
命婦無虞

卷三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一

郊祭　加號　國號

周武王伐紂文王之喪服未釋乃奉木主於軍中而祀之是知自三代以前遂有木位例原始秘書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斿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家語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

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曰七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止去墠爲鬼神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

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經濟類編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稱宜情

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宫車宴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朞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
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
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
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
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綱目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
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
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
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决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
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
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
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

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
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
御史勅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
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
以爲理難並立君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
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
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
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
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

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宋史）

嘉熙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紹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

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
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
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
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
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
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
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
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加與敷天
共隆大號宋事本末

冠婚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矦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周書

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

必於祖廟以祼饗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

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貌也 太平御覧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傅孔子之説亦然白虎通謂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逸禮本命篇

蹇脩古女之能爲媒者離騷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注 理爲媒以通詞理也 選註

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象又為二
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星誌
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俗謂餪女女於五月五日
回省父母俗謂歸寧 雅釋
武帝與越王為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
服齋絹問卜於孫賔賔延坐[illegible]之讖也帝啓卜卦方知
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賔曰陛下非卜
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
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
臣不敢稽程採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稗海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愆期失婚而迄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門第乃其所以自辱 丹鉛新録

唐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為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

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主人生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娶今者有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氏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

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不堪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戸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嘗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

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幽玄記

西州韋相公皐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公而恭事之禮如父叔

也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侍於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易居頭陀寺荊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荊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曠覲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爲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默禱於鸚鵡洲又

逾二年洎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來矣遂絶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鞫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荆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答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牌庫印等韋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巳尤便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

繁經蓂莢數凋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爲遺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嘆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響附瀘僰歸心因作

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
當破爪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覩之眞姜氏之玉簫也其
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别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
知存没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雲溪友議
蕭防南昌人爲句容縣簿遊玉晨觀華陽洞至蘂珠殿
一人紫袍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公之遠祖蕭史
眞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玉清引上殿見一女子
交拜玉清致辭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
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寤終恍
如夢覺卽棄官入山學道後昇爲大仙揮麈録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史通）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

失也槖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旣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巳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醲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巳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

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勑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十六國春秋

宋陳敏修號市隱居士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修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

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修耶復誦此聯凄然出淚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時人戲爲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宋志

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兩袒者也 風俗通

解縉有贈翰林劉編修歸娶詩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

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堯山堂外紀

雲南大理府城南蒙氏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何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即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其樵者女曰此吾婿也王聞之大怒絕女一日婿問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婿曰吾樵處此物甚多頃之載歸皆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嘆曰信天婚也後名其地曰轆角莊　廣輿記

喪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以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孔叢子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男女哺同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寃痛如此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脉此固當死也 楊泉物理論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

炙雞一隻用綿漬酒中暴乾以褁雞徑到所赴塚隊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事文類聚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襍弔之賓時論賢之 山堂肆考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

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
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聞
見錄
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黲黑布衫其巾亦然見者駭之輒
問曰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楊三安妻李氏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
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典具備舉情責雙諧
世婦中之未有者遠近嗟涕劇賔錄

葬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

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珠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唐高宗嘗夭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留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

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敞處無奪我玉魚及發其處果然仍勑以禮葬玉魚隨之

廣異記

唐干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仍生子

干寶傳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

瓦棺速營葬勿久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五代史

宋眞宗妃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巳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

復獨立簾下召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出此言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皆當預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編目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内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内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

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反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導當爲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于是始允所請 東軒筆錄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佑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劳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

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
召憲宗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
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遵爲定制而上下遂無枉鬼好生
之德斯其爲至 國朝典故

祀人　祀神

朱邑字仲卿少時爲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之
後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爲桐
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當不如
桐鄉民及死其子果葬之桐鄉西郭外果共爲邑立祠

歲時祀祭不絕 前漢書

漢章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綱目

漢韓稜字師伯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奠酹爾遣使微訪果然唐宋以來俎豆不絕封

淵德公 廣輿記

唐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遂自閩中除宣猷時人謂之勅使墓戶 綱目

二年巳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巳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享配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宋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容遂復孟子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詔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於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徹圖 新知録

宋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旣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不可拔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褫魄因慙悔累日 宋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

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繿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彿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如此 風俗通

我明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世祖其像屢爲淚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

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皇明補遺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巳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阯以報地禮樂志 太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注實柴謂實牲體于柴上燔燎而升煙使氣上達也六帖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疾病死者不可去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往往是明知故犯未必盡造物之舛 楮記室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 公羊傳

子貢告夫子曰太宰死子曰不死也問其故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越絶書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何氏語林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欒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歸時謂之帝羓 玉堂閒話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

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

唐張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絶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祜爲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人二十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堯山堂外紀

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

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秆葬焉太平御覽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巳死家人環泣巳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曰作文記之囑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本傳

宋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桯史

病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襍投不旋踵而長號矣是雖曰愛之其寔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說圃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爲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秘冊彙函

三國時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獲萬方欲

數見顔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
然則咄唶也此可爲痛癢相關之極 吳志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
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
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
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獨異志
唐時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太醫周顧曰此人腹中有蛟
龍上驚問黃門有病否曰臣馳馬大庾嶺熱困且渴遂
飲澗水竟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硝石雄黃煮服之立
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皆具此皆殺蠱毒之

驗　明皇雜録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寃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羃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巳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樂善録

宋秦觀汝南學官時疾臥直中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

曰閲此可以愈疾覩得啚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閲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紫豔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娱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即愈 詩箋

宋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

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洧舊聞

宋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綱目

王荊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東軒筆記

參元朱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於火夫病字內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內火盛而外水微且相間隔則病水火既濟自然無病 四季錄

我明太后病劇而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以愛妾之

故而殺此諸大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　太祖曰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太后終不服藥而崩大夫者世稱醫人爲大夫亦謂郎中　國朝典故

我明尚寶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永樂中長洲祝公顥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爲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最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楊氏一

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莊亦神矣哉古今說海

劉氏鴻書卷三十九終